

子



崇正文選序

毗陵唐應德先生以文學主盟



區字所貫穿馳騁於古今群籍  
靡所弗諳洽其歸自詞林授徒  
荆溪者垂二十年嘗欲繇制義

而引之古也則取文章正宗唐  
宋名家策論批評之即句櫛字  
比間於作者徃々洞朗闢竅若  
面相質不啻也策後文編出具  
諸體閱臣之觀又非二書埒矣

當是時先生之學盛行海內士  
無賢不肖無不伏膺之者久之  
士習竒詭掇拾一二竺乾濠上  
語以相矜嚴而古學盡廢先生  
書亦軼而不傳余同年太僕施

公於先生之學蚤有所契乃合  
三編拔其尤三百首課於家塾  
而公壻瞿君星卿適視學三楚  
請梓之以傳間屬余為序竊謂  
文有古今未有不得其神而能

工者也如得其神則秦碑漢碣  
歐規蘓藻嶮易不同而皆悟入  
之助不得其神即日取古人之  
言而鱗次之天吳紫鳳顛倒短  
褐自謂足以追時好取世資矣

而不足當明者之一笑何者譬  
之喬松異卉竒古天麗則有間  
矣而以其有本也光華動人有  
燦然而不可揜者不然葉々而  
雕之與剪綵以飾之非不為須

臾之玩不旋踵而棄之矣夫士  
於古之學術既未得其源本於  
文也困於義之難精與法之難  
入率苟焉不知所求甚者矯為  
虛高譎恠之說曰此不足為也

則曷取是編而三復之督學君  
秩宗文懿公季子學有所受秩  
宗與唐先生皆以盛名為世所  
宗而太僕公貴不忘道老而能  
學也蓋皆有可紀云

萬曆辛亥中秋日

石渠舊史秣陵焦竑書

崇正文選序

吾邑勵菴先生崇正文選成有  
過予而問曰先生之為茲選也  
其旨云何予曰懼世之爭趨奇  
而為之坊也曰奇何容易吾獨  
患無奇耳果有奇不必坊也而

况世之所謂奇者亦不必奇也  
往往舍大道而旁馳騫殉影響  
而工掇拾是故奇于古則之而  
為墳索汲冢奇於秘則之而為  
金簡玉冊奇于博則之而為石  
簞酉陽奇于解則之而為貝函

靈籙若然者果奇耶非耶驟而  
觀之其所自命偃然直凌千古  
而上徐而按之率以艱淡之辭  
文淺易之識設有人焉從旁點  
破多是向來餘滓殘瀝不知為  
人吐而嚼嚼而吐凡幾矣何奇

之與有予曰然則如之何而後  
可以稱奇曰奇之為言一而無  
偶之謂也若茲編其幾之矣嘗  
試論之六經畢一變而為左國  
矣乃左國之後還有左國乎否  
而猶未也再變而為班馬矣乃

班馬之後還有班馬乎否而猶  
未也三變而為韓柳歐蘇矣乃  
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  
乎否之數君子豈非自性自靈  
自心自神後先頡頏宇宙之間  
各各自操把柄自出手眼自為

千古者耶故夫先生之所謂正  
實予之所謂奇而世之所謂奇  
要不過奇之優孟也予曰信哉  
能知文之正者無如先生能知  
文之奇者亦無如先生也先生  
可謂深於文矣然則今之為文

何尊而可曰不為左國也者乃  
能為左國不為班馬也者乃能  
為班馬不為韓柳歐蘇也者乃  
能為韓柳歐蘇先生茲選聊以  
示鞭影耳必字擬而句模之非  
其指矣不可不代先生道破予

為首肯會先生之甥瞿星卿氏  
督學楚中請曰楚士多奇願以  
此風之先生許焉而屬予序予  
遂述之為楚士告覽者誠繹是  
說而存之其於文也思過半矣  
雖然吾寧獨僅僅為楚士告而

所以為楚士告者又寧獨僅僅  
進之於文而已也是在星卿哉  
是在星卿哉先生名策字懋揚  
辛未進士歷官太僕寺卿生平  
不好皎皎之行而恬穆守正始  
終如一其為茲選蓋絕類其人

云

萬曆庚戌仲冬陽生日

邑人顧憲成謹撰

崇正文選引

昔荆川先生故有名賢策論一

書大都韓柳歐蘓四大家之文

余髫時讀之見其粹乎理澤乎

辭竊以為古文詞之精華業舉

子者之筌蹄也既又得先生文

編閱之則自左國而下迄唐宋  
諸名家雄篇杰構爛焉錯陳洵  
洋洋大觀乎又竊以爲古文詞  
之統會業舉子者之學海也顧  
止於策論則文體未備而文編  
或苦其浩繁抑有未易卒業者

余不揣固陋僭欲合二書而折  
衷之適叨第後間曹政簡廼於  
休沐之暇嚴為叅訂得文三百  
篇雖管窺蠡測未敢謂文章定  
衡要以精醇爾雅足裨舉業之  
用者蓋什九收之矣集成藏諸

篋以備遺忘子壻輩有問業者  
則出以指授余心如是已耳今  
年秋會館甥瞿星卿奉

命校士三楚則請余篋中藏梓  
之曰茲選也不獨子壻輩所矜  
式其嘉惠後學固無窮也請先

以式楚士而因式四方士可乎  
余惟荆川先生爲

昭代鉅儒所刪述以垂世者甚  
富二書其一班耳顧又以歲久  
刻廢使後生小子不獲睹先進  
典刑余每憾焉是用從星卿請

蓋廣先生之教於無窮耳星卿  
曰請更所以名之余曰子司文  
衡不見近日之文體乎蓋數年  
間諸子百家之說中人膏肓而  
險譎怪誕所自來矣表之弗端  
影奚絲直若茲選者屏一切不

經而悉軌之正庶其植之表乎  
俾夫業舉子者闕左國之藩而  
沉涵其質雅登秦漢之堂而馳  
驟其雄駿揚蘇韓之波而濬發  
其機神如是而爲文有不粹然  
一出於正而還之大雅者否也

崇正文選  
因題曰崇正文選亦以發明荆  
川先生二書之微意云爾  
萬曆庚戌秋九月既望

錫山後學施策書

崇正文選卷之一目錄

石碛諫寵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臧哀伯諫納郟鼎

季梁勸修政

管仲反詰楚使

宮之奇諫假道

管仲論受鄭子華

富辰諫以狄伐鄭

卷一  
展喜却齊師

燭之武退秦師

季文子論出莒僕

王孫滿對楚子

智罃對楚子

呂相絕秦

師曠論衛人出君

子產論重幣

吳公子請觀周樂

子產論壞垣

子產對尹何爲邑

叔向論鑄刑書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晏子論梁丘據

子產論政寬猛

晏子論禮可爲國

叙夾谷之會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公諫監謗

內史過論晉君臣

周襄王不許請隧

單襄公言陳必亡

展禽論祀爰居

季文子論妾與馬

敬姜論勞逸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魏獻子辭梗陽人

伍舉論章華之臺

左史倚相規申公

王孫圉對趙簡子

單穆公諫鑄錢

已上共四十篇

崇正文選卷之一

明錫山施策懋揚甫選

海虞瞿汝說星卿甫校

石碯諫寵州吁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  
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  
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  
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

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  
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  
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  
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  
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臧僖伯諫觀魚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  
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  
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  
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  
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  
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

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  
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  
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  
也且言遠地也

臧哀伯諫納郕鼎

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郕  
大鼎賂公公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  
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  
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  
衡紕紘紝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昭其數  
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  
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

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噐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郃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噐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 季梁勸修政

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恚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管仲反詰楚使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

諸水濱師次于陘

宮之奇諫假道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憂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憂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

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管仲論受鄭子華

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

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  
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  
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  
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  
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  
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富辰諫以狄伐鄭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  
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  
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  
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  
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  
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  
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  
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  
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  
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器狄皆  
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  
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  
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  
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  
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展喜卻齊師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  
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  
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  
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  
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燭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旣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

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乃  
還

季文子論出莒僕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慶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  
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

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  
爲藏竊賄爲盜盜噐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  
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  
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  
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  
其人則盜賊也其噐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  
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黜檮戡  
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  
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  
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  
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

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噐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嚚桀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嚚桀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

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  
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  
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  
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  
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  
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

鄔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智罃對楚子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

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 呂相絕秦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

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  
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  
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  
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  
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  
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

螿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  
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  
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  
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  
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  
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  
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會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暉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

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師曠論衛人出君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  
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  
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  
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  
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  
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 子產論重幣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  
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  
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吳公子請觀周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

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溇溇乎大而婉險而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  
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  
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

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  
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  
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  
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  
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子產論壞垣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克斥無若諸  
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  
其閘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

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  
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  
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  
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  
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  
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  
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  
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脂轄隸人牧圉  
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  
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  
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  
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  
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  
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  
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  
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

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  
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其知之矣

子產論尹何爲邑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  
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  
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  
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  
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  
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

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叔向論鑄刑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  
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  
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  
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  
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  
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

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  
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  
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  
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  
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  
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晉韓起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憂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

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  
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  
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  
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  
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  
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  
乎韓子買諸賈人旣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  
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

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  
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  
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  
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  
爲也若大國令而其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  
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  
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  
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  
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醲嘏無言時

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三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產論政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  
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  
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  
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晏子論禮可爲國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  
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  
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  
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  
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  
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

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其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式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叙夾谷之會

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

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饗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饗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其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

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  
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  
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  
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  
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  
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  
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  
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  
弗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

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  
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  
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  
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  
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  
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  
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

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  
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  
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  
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  
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  
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  
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  
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

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

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皐無以萬夫萬夫有皐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

衆濟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泄之  
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被除其心精  
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  
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  
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卽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  
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  
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  
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  
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有朝日夕月以教民

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  
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  
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摯幣瑞節  
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  
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  
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  
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亶亶怵惕保任戒懼  
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  
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

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  
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  
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

周襄王不許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  
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  
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  
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  
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  
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  
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  
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

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  
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其叔父  
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  
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  
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  
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太物其未可改  
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  
之太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  
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  
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  
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  
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  
若菽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  
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  
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

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  
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  
時儆曰收而場功備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  
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  
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  
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  
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  
蔑民功有優無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  
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  
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  
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  
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  
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

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  
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  
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  
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  
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  
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  
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  
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  
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

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  
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  
能久乎

展禽論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

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  
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  
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  
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  
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  
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  
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  
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  
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  
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  
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  
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山川社稷之神皆有功  
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  
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  
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  
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  
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

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  
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  
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  
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箴

季文子論妾與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  
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  
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簠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  
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簠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  
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  
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  
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

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無文子以告孟煇煇于囚之子曰自天子之  
非昧人者年且吾聞以新樂爲國華不國以樂  
以不樂人之父只食氣太惡而好美矣與無無  
國人其父只之食氣而亦惡者節多矣

人其心子爲妻且不許問乎文子曰昔亦願之  
精曰子爲妻且不許問乎文子曰昔亦願之  
季文子其言如此其言如此其言如此其言如此  
季文子其言如此其言如此其言如此其言如此

###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日以歎之  
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  
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  
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  
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  
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  
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

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  
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  
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  
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  
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  
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  
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  
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紕  
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

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  
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  
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  
怠惰其何以避辟吾異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  
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  
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  
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  
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  
宗器宜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之  
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  
驕泰奢侈貪欲無執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  
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  
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

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魏獻子辭梗陽人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旣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食之旣畢願以小

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  
善乃辭梗陽人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  
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  
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爲美而以  
金石匏竹之昌大鬻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  
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  
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  
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  
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

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  
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  
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  
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  
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  
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  
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  
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  
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

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  
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  
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  
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  
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  
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  
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  
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  
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

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  
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  
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  
矣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  
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  
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儻子若  
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  
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  
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  
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

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八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  
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  
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  
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  
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  
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臆  
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王孫圉對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  
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  
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  
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  
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  
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  
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

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  
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  
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  
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  
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  
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  
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 單穆公諫鑄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  
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  
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  
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  
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  
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  
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

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  
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  
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  
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  
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龠均王府則  
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  
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  
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彫盡  
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  
汗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  
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卷之三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三  
宋王忠文公集

其國以王忠文公集  
卷之三  
宋王忠文公集



